

春樵隱士家稿

葵猶衛足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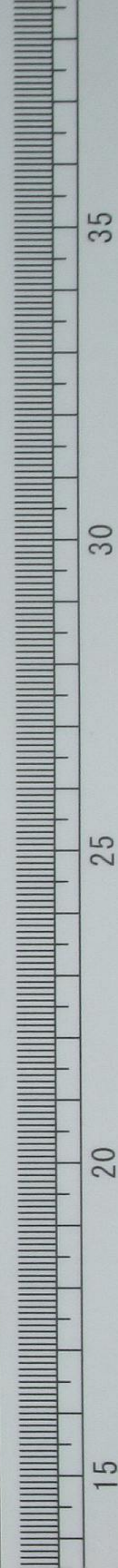
十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123

18





文庫 11  
A 1123  
18

柳田泉文庫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十八

湖西琴希聲廷調著

葵猶衛足集下

陪遊涉成園記

涉成園為東龍谷法主之菟裘原任大法主光朗辭  
本刹隱遁養老焉若夫園池之多趣臺榭之裝景深淺  
隱現非一狀分為十三勝予嘗應法主命每勝各賦  
五言六句記之又應命曰斯園以小西湖三字謂其佳

男  
更改  
張茲  
玉世  
佩音  
錄



葵猶衛足集下



麗綽約可比西子也蓋都下人人莫不口斯國而不得  
濫觀不觀則聞予言以為妄觀則未有不驚目苟能窺  
其佳麗視其綽約足徵予言之不誣矣忽一日仲春時  
候告園之美于我廣福親王教仁親王渴欲游觀諸  
臣樂從以予躡蹻法主之門故預命予竊議其事議  
定王遂命駕而往于時老法主年踰七十矍鑠非  
常邀請為賓王將涉園則主先在前導引予等待  
從步於後行循池隄渡石橋二橋名侵雪中十三勝雪日  
來而躡之則其佳可以知也即今春景花妍柳麗遐想

彼西湖而目之謂縮摹蘇隄斷橋于茲而可耶過橋入  
林則幽磴無塵苔石俱潔緩緩跡之登到縮速亭十三勝中  
之是為嶼山之高處亭如倚山臨湖者亦看做西湖則  
目之以謂逋仙之所隱誰怪其不似然則假名小孤山  
或小放鶴亭而可耶降過回棹廊中十三勝而離嶼轉到  
傍花閣中十三勝小櫻數百株與垂絲櫻之大樹滿開撩  
亂焉閣在花之中間為花被圍設左右梯別其登降  
王乃登從者亦皆登而眺之霞蔚雲興絢爛奪目矣既  
而降梯則日正午也爰有主講茶伎饗賓之宴在容



膝亭十三勝之外新亭方丈函席三爐燃矣鼎鳴矣避  
廣居尚狹室固為茶博士之式也 主迎 賓入 賓  
則大賓 主亦大主又辱使小臣予陪坐 大主手親  
羞膳于 大賓令左右給予佐食焉蓋尊卑共席雖為  
茶事之常而味伎如予者豈敢得汚席末恐懼恐懼只  
要屏氣不息而已膳畢 大主費老練之手文供 大  
賓以濃抹之茶茶則陪坐卑者 主自點而賜之尊卑  
異碗耳凡諸精妙之器玩固不待論諸華珎之羹膾亦  
皆無不配意也茶罷 賓主再逍遙池上則船已艤于

嗽枕居十三勝之一錦帳炳焉 王忻然乘之另付一艇子  
令王之侍臣乘之而二船俱操其棹者皆彼 主之  
近臣也棹之所向鴈鷺鴨鶩或鴻鵠棲枝泛渚者驚而  
開群而翥飛鳴翅舞而不已 王顧之而樂臣等亦皆  
喜之 松崖導嶼自卧龍堂十三勝之一至紫藤岸十三勝之一又  
止回棹廊下回棹而反更攀盤梯屈曲而登是名偶仙  
之樓十三勝之一排偶羣詩仙之像故也樓高數仞面東而  
望則向之所游涉之數勝似獻其全圖者東山之羅立  
為大樹巨木被遮障而不見只其翳鬱之形狀各別高



低為峰為巒如假為斯園換置別山者假則假而姑看  
做真亦一奇也池匯數百頃春水湯漫似湖無涯際者  
亦是假也其實粉牆四圍與街衢相隣而其景趣如山  
中或湖濱則當初假築山水極其巧妙可以概見也於  
是賓主倚欄而語當任法主光勝亦至自本刹並  
坐接待置酒觴詠之事始焉春日之遲遲不覺至斜陽  
之昏昏眾燈點點照耀花間綺麗殊甚觀花之興猶尚  
未殫一賓兩主相俱下樓移宴席於廣敞之堂華燭  
如畫獻酬復盛又預謀設散樂以備觀徵伶部一輩乃

命奏其伎擊鼓鏜鏜馬吹笛亮亮為舞蹈亦躡躡焉此  
是梁惠自稱好世俗之樂孟軻氏以為今之樂者其亦  
是等之謂歟方今諸貴族耽樂此樂盛會飲宴必以佐  
觴政為戎王嘗好古之樂而今之樂亦近時喜講之  
今王鼓樂于此誰肯不欣欣然有喜色乎予也隱逆  
老腐儒以賓主俱有聽講顧問之事故幸蒙垂愛陪  
飲左右寵遇之隆實為衰老卑者之大榮哉雖然既昧  
茶伎又不善鼓樂則其將何以報恩謝德姑從余之所  
好賦二律以獻之詩見于短宵瞬息更漏易移滿堂歡



笑之人語與東山寺寺之鐘聲相呼應以及王駕之  
辭園巴報四鼓寶庫成仲春念五日也

歡喜光寺天滿宮碑銘并序

歡喜光寺其先在六條河原院遺趾相傳

仁明朝河原左府融公懸想東與鯉海之景勝鑿池于  
此擬海于彼假稱鹽竈浦以極縮速看玩之奢侈焉時  
移世革鯉煙消矣池浦涸矣

一條朝長保年間移菅原是善卿之舊邸菅原院于此  
改作佛道場謂之河原院歡喜光寺配祀觀音大士與

菅原丞相之像以稱天滿宮而在斯寺原以移菅原院  
之故也自長保至正應歷三百年之間羅兵燹神廟佛  
殿悉為烏有而所固有太士木像與天神遺像儼然得  
之于灰燼中蓋二像俱為菅原丞相所手彫自筆云方  
斯時九條關白忠敦公崇信佛法歸依僧為聖戒上人  
乃為上人捐貲再建歡喜光寺於其舊地置二靈像而  
奉之使上人為開基住持焉自上人至文閣上人二十  
世在六條至豐太閣聚諸佛寺於京極街之日斯寺亦  
移于此以其當錦巷之正東俗謂之錦天神又有鹽竈



祠之在寺裡祀河原左府公惟鹽竈之名今祇遺在六  
條其祠祀于此蓋六條舊有祠與寺俱移者也歟抑後  
世追河原院之古源另葺一祠以設者也歟予未知所  
繇然但天神之盛德滿天地貫古今普天率土何處不  
建廟而祀之廟之在京者北野為大斯廟次之諸人之  
歸敬叢集不斷于日夜每月念五謂之祭日親詣寺中  
摩肩連袂不下萬人若夫鹽竈祠則其有如其無禮謂  
者甚稀甚則多不知有祠者或云菅廟之所祀實為河  
原左府公像世人不知之誤傳以為天滿宮也又或云

鹽竈祠本也天滿宮末也本衰而未盛外本內末賓主  
易地本神埋沒云云後人之所妄說訛以傳訛皆昧于  
寺之履歷也按系譜斯寺之再建實在正應間去今殆  
五百年移在京極街者亦至今經二百餘年蓋以忠敦  
公所建之故至今有因緣於九條公府矣自聖戒上人  
以降住持者三十五世而今之住持者曰隨問以今視  
之斯寺之盛一由天滿宮威靈之餘澤苟為住持者宜  
報謝恩德而無退轉心也謹惟菅原丞相之距世九百  
五十年于茲隨問事神最虔又多虔誠之徒相俱商議



立碑以充建醮之萬一乞文于予予每怪世之妄評神像曰誌寺之履歷併作之銘曰

神庇蔭寺寺依賴神維神降福維寺忘貧示現于世十  
一面身貨殖于寺萬億錢緡神佛本跡慈悲祐民厥施  
斯溥海內豈倫尋之海外有神靈均彼關夫子我管聖  
人被羣庶仰遭士女親彼我同一禱祀常頻况值神忌  
誰不明禋恒河沙數舉國薦蘋斯廟移地自鹽竈濱厥  
神距世經九百春履歷年舊祈驗日新進香供奉無夕  
無晨門臨大道難柰紅塵可惜廟貌與市肆隣恐汚神

域恐失佛曰爰戒爰謹以銘貞珉

肥後侍從加藤侯官服神像讚并序

肥之先侯加藤氏諱清正小字虎之助叙從五位上任  
主計正又任侍從封肥後國侯幼而為豐閣所識始受  
兵書於塚原氏後來終身讀魯論一部盡心於治道事  
見于逆史是為亂世勇士之所不為也嘗從豐閣于軍  
攻鳥取城又戰于山崎于賤嶽軍功每著其最著者征  
三韓大克擒王子屏明兵明人懾伏稱鬼上官韓人亦  
稱鬼將軍相傳韓人至今猶以怖兒啼曰鬼將軍來則



兒泣而不啼云又傳以慈悲如佛四字尊稱於韓土則可知威武之不暴而有慈憐即是仁心也當時石治部西攝津等妬其多功與侯確執二人相謀與明講和令豐間召侯還惜我如無二奸則征明之旗馬駸駸日前速踰沙漠亦何以能定其所底止乎迨豐間之薨石治部奸謀益顯侯與福正則俱謀殺之不果迨關原之役人或怪侯之不出予以謂為惡奸人之故蓋好仁之人惡不仁之心太甚其欲投畀豺虎亦不可知也侯以慶長十六年夏六月病卒天哉天如假年攝城失鹿之變

亦未可知其有無如何而已嗚呼精誠之所萃長為鬼神之神盛德顯赫乎二百餘年之下巍巍熊城雖今之肥侯猶以重神之所築不敢以為我有而世守之祭神如神在云爾

祀以為神繪以傳神不是尋常探甲戴胄身衣冠峩峩已同管公之侶香火綿綿無異關帝之倫揚摧武勇兼備慈仁振威於鷄林之域耀靈於熊海之濱伐韓功德寂在放還兩王子征明先鋒無奈遮障二奸人噫嘻構讒納讒罪係君臣酬恩施恩義敷士民即此廟中神像



仰而可以為鎮宅靈府拜之又何憾臺閣圖形不擬之  
凌烟或麒麟者耶

雲濤集序

水子良輔詩人也文人也又酒人也予嘗論酒有酒之  
失詩與文亦有詩與文之失則酒豈易飲耶詩與文亦  
豈易言耶有失于酒者何浮白失度狂亂失禮此是其  
失之小者而其大者更可知也若夫詩與文之失則其  
小者字失字法句失句法其大者全篇之結構失起伏  
段落呼應緩急之法世之問詩與文于予者固未嘗不

多其失也我家有我家之法所論所議與世人或不相  
合苟不相合則憚與之言而質其失我言之而彼不信  
之彼自是之而我不是之無益于彼之受言而將有損  
于我之費言是與質酒失者何異焉世多酒人又多詩  
文人而其可與飲其可與言者太乏其人良輔之於酒  
詩文三者實為千萬人中之一人往歲出自北越之柏  
碕始游京師入予織錦社裏當時雖少年而志氣雄傑  
飲量亦無底飲則必罄醉而異于世之醉人醉則口不  
斷吟吟則手不離筆至玉山已頽則得長篇大作層見



叠出矣予每讀其所作字有字法句有句法全篇之結構無失起伏段落呼應緩急之法而一一無與家法不相合者社侶皆喜贈荅予亦樂與飲與言要留之于京師以充織錦中之一梭也良輔非無留京之意而有所以不可即留者留之不肯勸以他日移居則略諾而歸歸後別久予待之而不能忘之竊惟負才不羈歸隱其鄉沈埋經年是可憐哉又所慮其詩與文如何進耶不進耶長篇大作依舊層見叠出耶山川阻隔予無由卜之偶有其鄉人某入京就問其近狀則曰飲酒難已諫

之不聽人真好人才真大才只酒是其失耳予惟此箇鄉人但見其所失而未見其所得也夫劉伯倫酒人也凡古今來所得于酒之作遂莫有妙於酒德頌者而劉妻知其夫之有失于酒而不知有得于酒今鄉人之不辨得失一以酒失目之者肉眼也予慧解其詩酒文三者一致之人有其酒即有其詩與文酒即為釣詩之釣餌載文之車馬也既聞其今猶飲酒則可以卜其依舊有長篇大作何乃良輔之酒而後以為失耶以失為失者不免於失是鄉人之謂也不以失為失者失於我家



法何有焉今茲丙午之夏果不違所卜錄其在鄉所得之長篇大作二卷名曰雲濤集寄來以乞序予嬉笑曰是良輔之喫雨也卷上定帶酒氣矣蓋為數年間日盡數斗而所得之作可以知也而細讀之悲皆為感慨憤發之作則其無歸隱沈埋之意亦可以知也然安知無其以疇昔所畧諾于予今果不可遂故自有感慨憤發之作耶乃附斯序以慰之聊繼未了之文緣而猶有待于北天焉問何以待之曰以雲濤二字待之栢碣之為鄉海雲浩漠海濤險惡鯨鼉蛟龍之所出沒變現焉則

又安知無良輔亦乘鯨飲之勢不擬鵬鯨徙南之飛翼耶予雖老而猶且待之爾

淡水庵詩鈔序

昔予出嶽置身於冠笏爵祿之外潛心於文墨筆硯之間間居宜營絕望榮利唯與袖詩文而來質者摘瑕指瑜以樂焉更願得一二知心之才子與之同社則庶幾予樂事了矣既而得四才子一曰福子有奇二曰滕子翔雲三曰原子寵光四曰水子良輔此輩四子大賑予詩社社無少長高下少長在人高下則因入社之前後



以定吟榻之坐位。稻子京人，子出嶽始受其贄，結交殆四十年如一日。宜坐之第一榻。滕子湖人，間予出嶽棄耒耜而來學，侍側有年，後另建門戶，亦經三十年餘。宜坐之第二榻。原子與水子俱為越人，視稻滕二子頗後而入社。宜坐之第三第四榻。凡此四子皆為予友，朋無不款暱如戚屬，又各舉其為人而論之。稻也溫謹沈默，鯨吸百杯始能談咲，不似為膏粱之子弟。心醉予家之一簞一瓢，滕也木訥遲重，入則慎獨苦學，出則用退一步法，迨其業盛行，徧游王公樞紳之門，而其心猶是不

志田園之澹味，不帶權貴托足之俗韻。天性好詩，晝思夜夢沈溺吟哦而不已。此二子其人品有別，其貧富不同，而其為沉實之才子俱有。雅人深致而不類尋常拘儒之談話，則一也。若夫原與水則少年雄傑，其詩其文追日逐月而猛進，原也不守予檣宇，別開徑蹊，亦輔予者也。水也折服予作法，敏于筆而健于氣，痛詆陳言自恣新奇，是予之所愛者也。此二子其為富麗之才子，銳鋒略相匹，藝事亦不見有參差而不同。世間一般之薄倖，則一也。予得四才子之後，非無得才子，而今舉四子



者以其最舊家親也予從前鏤刻家稿自第一集至第三集今四子序或跋四子亦各不靳言其所欲言就中滕子之所言異三子者之撰不似平生之寘言得才辨自在予喜曰彼人不言言必有奇言矣尋而三子亦各有著稿稻嘗謂予曰欲刻一集以自娛予亦勸之後為病所礙至今不果原因欲刻著書各種不幸短命而死水已輟為若干卷名曰雲濤集予前為之序將授梓而歸鄉未再游不知何日刻之獨滕富稿堆積而不欲刻問于世秘筐自得視世之詩人妄災梨棗無為有虛為

盈者何啻千里耳滕多門生令姪天祿亦才士也憾叔詩為蠹蝕強勸刻之不待妹之許可與門生數輩俱謀十中餘九而鈔一謂之初集屬序于予予以謂欲刻者皆未得刻之不欲刻者獨得刻之妹性逡巡姪才敏捷其得刻之者由姪之勸且力也集中之所載一出姪之自選未曾有妹之所佐手也然其詩一一其所苦心雖片言隻句而莫有不經晝思夜夢中之推敲者自他人視之殆似為詩困苦其心身在滕則不但以苦為苦且能以苦為樂而不改其樂杜少陵所謂死不休三



字宜匾之于齋壁以自樂也且夫三子之集未出而一  
子之集先出則文字之出世亦是係天緣緣有遲速人  
有幸不幸稻之經年在病褥水之歸鄉在天涯蓋緣未  
至歟然猶有所待于刻至原之蓋棺在地下則如天緣  
已斷者不幸太甚豈得無憾耶由此視之天緣人幸俱  
至者莫過勝一子也予亦嘗欲視四子刻集之成而樂  
之嗟乎今茲七十有二耳將聾目將盲僅視此初集一  
編而拭目焉豈可不歎天之慳緣耶得隴望蜀未知其  
二集三集何日又将得視之但祈天祿之不遺餘力而

已

西海漁史遺稿序

薩西之海汪洋無邊孤鳴竦峙名曰種子鳴鳴屬薩而  
與琉遙鄰雖去琉猶遠而非如與我京師相去千萬里  
而遙也鳴之風俗謙謙卑牧自分與鱗介俱居焉焉之  
土田肥饒豐穀又兼魚鹽之利凡士之仕其島主者又  
皆簿書鞅掌祇役于薩琉亦屬薩琉人恒多來在薩又  
琉舶之渡海間或繫焉歇泊焉是故島人與琉人相交  
太容易而與我京人相交太艱難以其萬里而遙也島



有詩人曰平世伯以其在西海中故自號曰西海漁史  
文詩自喜傑出島中往彙不憚萬里之波濤來遊京師  
寓居亡友摩島士毅家其志欲與京人相交推廣其見  
聞著刺其所作也既與士毅相交又與予相交不唯予  
與士毅而已老儒平仲和源天爵等亦皆相交相友當  
時世伯已刺其所作予與士毅俱序焉未幾西歸交友  
亦零落平源二儒皆已歸泉士毅亦亡只與予時通鴈  
魚相思不見又經歲矣最後丁未夏四月為予古稀壽  
讌寄贈一律予得詩甚樂焉尋而訃至不覺淒然淚下

惟壽詩為其絕筆也吉凶混同哀樂交雜柰何當破泣  
為笑乃賦吊詩一篇致之于今嗣子緯勸刺遺詩之意  
見于其結末嗚呼天涯知己之厚誼未曾有若世伯惜  
知己之情固非一詩之所得盡也世伯前刺所作亦  
僅十之二三不足以盡其韞奧當時謂予曰後來當有  
續刺其言今尚在耳而歸島以來斷不聞有其舉其人  
原勇于刺之胡為灰心于續之耶蓋忙於島主之所使  
而未得卒業耶嘗一輕萬里遨遊上國不難島人之所  
難胡為老死孤島而莫果其夙思耶又以謂島人之作



詩豈除一世伯之外另無他人雖然島中文字從前未  
見有所刻者則可謂無出世伯之右者也縱令有其人  
謹慎自處區區守株于一撮土不有自行其志則與無  
所作之人無異予嘗已惜焉今茲庚戌之春子緯彙輯  
遺詩數百首刻以問于世又問序于予誠孝子之所用  
心足著其遺美可謂克承其先志豈惟光顯其先人而  
已亦是流布島中文字于天下也昔則兩伯陽在對馬  
島北與韓容相交今也平世伯在種子島南與琉人相  
交同是僻壤孤島同是鄰好異域而其文字彼已流布

于韓予聞其有譽此則流布于琉予卜其有譽凡文字  
之流布于各地有曾所交之人則讀之以慰饑渴古人  
所云把君詩過日以為朋友性情之極致者也若夫此  
遺稿之流布于京師異于韓與琉之鄰好予獨隔千萬  
里西望慨歎曰人之生斯世無論歲月一往不可復追  
即舊友相交之事跡亦皆如夢如幻易忘易失京人之  
交世伯者今皆化去誰有讀遺稿為之懷舊其人也哉  
予雖老幸尚存焉即起世伯于今日有相視莫逆如當  
年者非予一人而具有誰迨子緯之屬序不辭而絮言



至于此亦是惜知己之餘情而已

有梅花處集序

有梅花處宜有詩僧之結棲也又宜有隱士為之友也而僧非其高僧隱士非其高士則雖有萬梅花繞一柴門而莫奈其暗香疎影何而已昔則林逋隱孤山而潔其身孤山有梅花處也其人潔而其詩亦至清人能梅花之好則詩即梅花耳蓋當年不逋唯清其詩而已又有同逋之好而不淄其詩僧智圓著孤山閒居編其詩之清與逋寧有間乎交游親睦無緇素之別俱秉高僧

高士之操與梅花之凌厲霜雪而不渝者復無異也余竊以謂昔人之詩文流傳至今活在紙上安知昔人亦人耳今人亦人耳昔人之所賦詠非別在天上雖生乎今之世豈有營而不能營者乎然則取今人之詩姑以喻之昔人而論之何不可之有南海土佐州僧侃公善詩嘗心醉于予詩屢質稿于予予亦心醉其詩屢勸刻其稿頃日公刻古今體若干卷寄書屬序曰袖之所庵有梅花三百樹曰名有梅花處集云遙惟詩僧之栖梅花裏何等風流其詩之不淄固不足怪焉與彼圓公之



住孤山者相似則謂彼孤山在我南海亦何不可之有  
唯有不可知之一事試問公獨潔其絮潔獨精其筆硯  
乎又將有隱士同好相憐如放鶴亭之於瑪瑙坡者乎  
否果有其人則昔之所謂圓與逋之交游不可得比喻  
于今之世乎苟無其人則莫逆于今之世同臭于今之  
詩而互相心醉者棄春樵隱士而其有誰琵琶湖西之  
隱士與南海水月之道場區別湖海比類今昔邈哉豈  
可不謂有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者乎竒哉同其臭味可  
謂有磁尺吮針琥珀引塵之目緣也乃讀此集則如聞

其語如見其顏顏即疎影之橫斜語即暗香之浮動亦  
將隔蒼海萬里卧游于有梅花處之水月爲何必跋  
遣家鶴問其消息乎是為序

坦齋百絕序

讀詩固無藉於見與不見然因讀詩可以想見其人刻  
詩固不拘於存與亡然因刻詩可以現存其人即如斯  
百絕刻成竟不能見之人亦豈無可以見之理乎松坦  
齋與其父禹玉俱為中越小杉里之詩人父子原未曾  
有入都遙拜予為師每寄詩卷予雖未曾有見而日讀



詩以想見其人蓋不見其面目而見其性情也已酉三月禹玉偶入都執謁予始得見二人之一問何為不與令郎俱遊耶曰有家事不可同游故我先出游焉明年則我在家可使兒繼游也予既見禹玉而釋渴又預喜坦齋之可庶幾爲執圖禹玉北歸之明年坦齋以病亡于家子聞訃北望哀哭曰從前未見其人已至將見其人而至為不能見之人嗚呼悲哉尋而禹玉寄小冊子曰亡兒之遺詩盈筐先刺斯百絕將以供養墓下願師賜一序予將序而不忍將序將不序而不忍不序乃以

淚為墨題其冊曰人之善詩誰不費其精神一旦溘然則精神已散形影俱亡影與形相對形存斯影存形亡影亦亡矣不知如何則能使遺留其影而不亡乎禹玉之感念亡兒刺其遺詩即是留遺影于人間也坦齋存生寫其性情費其精神則這個遺詩非即其神化影現而何前所謂因刺詩現存其人果非無其理也予之於坦齋為千里隔天意中所愛之弟子生前不得見其人沒後不能過其里吊其墓只曰刺詩拜未曾見之人影不於墓前而宛然于紙上露影再輝殘香重薰是予之



所以拜影以為形灑淚以為墨也凡百絕之瑣瑣世多其類時儒之附序一言或隻句極用輕筆而戲之予獨不做其聲濫以重筆而絮談者有所重為愛弟之遺影也是為序

題陳翼書幅

予嘗獲成化琴于薩人某相傳蘇州人陳翼善琴康熙二年從冊封使張學禮携琴游琉球授彈法于中山王子某迨其將歸笛別王子贈以琴此琴是也龍威秘書中學禮使琉球記曰其人多才藝又詳錄授琴之事與

薩人之所傳合焉予每彈琴必不得不想像其人之深于琴事矣惟琉球兩屬清朝與我薩戾則玩物之波及于薩固不足為奇但予姓琴而有琴之落手可不謂奇緣哉更有奇獲奇獲非他此陳翼之手蹟也既獲其琴併獲其蹟琴與蹟同翫蹟與琴俱藏則蹟即其人也於是乎有明代之琴清朝之客及日本姓琴之人不問海之內外同趣于今昔而三合鼎交者樂夫

再題

往土善書澤雪城西游薩摩訪一老人觀斯書幅老人



日幅本附古琴為一雙雅玩前年有故割愛嫁琴于京人今斯幅失其配可惜夫雪城問京人是誰曰春樵姓琴之人也雪城原識予獲古琴俄聞其言謀乞幅而使予同藏覃思苦乞而不聽遂為老人作自書數十幅不求濡筆以換一幅載還赤馬關其身猶未俄東歸滯在長府遙聞予有古稀開讌之慶謀先期致之于京包托急便附書縷縷說媒妁配琴之苦心頗誇德色且曰賦詩獻壽是為尋常之事客裡紛擾無遑構思請贈以斯幅幅先壽期而至當日自四方來賀詩書畫殆半千挂

壁如雲無一敵斯幅者固仰其德色而可也曰以謂世之挾伎漫遊者率皆兼骨董到處搜索奇珍交易以射利皆為欺人利己之所為雪城捨已而為人自苦而悅人千萬人中難得其一入又書家之贈書幅猶如劍客之脫贈寶劍者可謂俠于風雅也

三題

種子島田崇洲語予曰鳩中有藏陳翼書裝作卧軸者其詩曰秋潔山浮翠雨餘水亂流江湖得意處落日棹扁舟題後曰康熙廿一年從太史汪公來琉球云云則



可知其二年始從張學禮後再從汪某者也此幅有琉  
球從容之印未知作斯書其渡琉之前後係孰年月又  
從張汪孰使也琉薩間書名于今薩人多藏斯等之幅  
以其屢來琉故也歟

題李用雲寒江羣鴈圖後

每披此圖便覺寒風射人肌生粟矣羣鴈一一姿態太  
奇皆妙于形似視之如生子乃賦五古一篇附圖而愛  
之蓋用雲之畫竹本為一家法有竹譜行于世惟其來  
長碕戲作此寒薑羣禽便可觀其畫薑葦亦用家竹法

也

題琴會詩卷後

浪華有琴會又有琴會詩予未知有何等人相會而有  
作何等詩雪堂道人將刻其詩乞余題其卷尾焉先是  
予亦與道人及二三子登嵐峽大慈閣會講琴事當時  
二三子皆有詩予亦作記自娛焉如今道人之有斯舉  
不刻京人之詩刻浪華人之詩而已然則其序跋亦皆  
乞之于浪華人而可也何為煩一跋于余余深怪焉且  
夫世人之乞序跋其心必優劣作者序必乞之于其為



優者跋必乞之于其為劣者序譬如冠士大夫之所服也跋譬如履奴僕之所執也斯卷之序未知浪華人其誰作之蓋道人尊視其人而乞序賤視予而乞跋歟予年踰七十頭禿腰屈不復能為隨行逐隊之人辭謝而不聽遲緩則促責實不異使用奴僕何其不解事理乎何其不恕人情乎浪華諸琴客亦何其不代筆而令老者省煩乎知己之難得可以歎也嗚乎年云暮矣殆為琴事所累雖不為王門之伶人似為浪華人之奴僕豈無慚愧心乎雖冰戴安道而欲破琴者再三

題得齋詩文鈔後

佐藤大道一齋翁舊相識也其弟子長戶士讓新相識也士讓庇林祭酒之門蔭而立一齋翁之籬下與翁名如同門兄弟而其實為師弟也予少時遊江戶識翁于祭酒之寮舍是為識東方人士之濫觴焉至今憶之殆五十餘年前矣士讓之入京僅為五六年前之事懇懇訪予傳翁之言致翁之意翁之不渝于故舊實出望外予亦托言士讓以謝年來開書信之罪又托以寄詩則翁亦托詩士讓而見勗士讓受二托於中間周旋不憚



其煩洵可感也。蓋翁與余之交際前此則東西睽隔，茫茫雲迷，繼此則天涯縮地，不待魚與鴈藉士讓之口與手以聽翁言笑，是得新識之扶助，而了舊識之目緣也。近時東方有名人士輩，悉皆凋謝，特極老極榮者，莫若翁也。尋而榮者誰耶？子遙卜以士讓焉。頃日將刻其所著詩文鈔三卷，千里寄其稿本，見乞一言，予受而讀之。果是才學識兼備之詩文，亦可與世之浮華無根之文字同日而語也。予嘗讀翁之詩文，而今士讓之文鈔頗覺與翁之體裁髣髴相近。其弟子而肖類其師，固所不

怪。惟高古老熟之妙，在其師而雅健流暢之美，在其弟子。至各有曲實，不失倫理，則一而二，二而一，予不復能定其妍媸也。乃濫目曰：元方季方之人品，為二難宜評。彼兄弟，大道士讓之文章，為一體宜止。此師弟耳。

牧園記

講本草之學者，種植草木花卉，而養育之。試問其心愛其色佳者，歟？愛其香清者，歟？抑愛其異卉珍草之價貴者，歟？竊惟要得其異其珍，各諳其性質，隨其強弱以養育之手，自種植灌溉必經年保護，若慈母育其子者，然



且或燥濕不冝而根枯葉萎則心又依依弗能舍又若  
啞科拯救小兒者然以予傍視之竭心手之勞以玩弄  
無心之物件欲自娛而適以自勞為無益之遊戲也因  
嘗謂講本草屬閑醫隱士無用于世者之所為非仕而  
汲汲于官途者所冝取也而今惟知其不然矣尾藩世  
臣源吉身自號牧園主人生于武弁弓馬之家自幼鍊  
磨武術不怠于仕途而其閒暇寄興所自娛者本草也  
以其精本草故累進官級遂至兼監公之藥園則本  
草亦已為仕途之一端也頃日問牧園記于予予喟然

歎曰有心哉以牧名園他人有心于村度之主人之謂  
也牧之為言牧養牛馬之義也放之于田野之間秣之  
于蒿萊之地而牧者不用心于牧則畜緣何蕃息焉勤  
牧者愛育之顧省之使其不饑渴使其不傷寒暑使其  
不疫癘困踣是為牧者之用心善術也惰牧者不然原  
乏其愛心不加慈憐山童野豎等貪已游嬉慮其奔逸  
往往縛之僻地使其飢于豐草使其渴于清澗加之叱  
叱鞭撻動致有顛跌僵仆之患是為牧者之放心拙術  
也由此推之牧者之不勤于愛育猶如本草家之不精



子種植苟視牛馬之字育若已之有子其愛之育之不  
得不若本草家之為慈母于草木而使瘠者能腴萎者  
能蘊也有情與無心亦何擇焉主人知草木之養法則  
牛馬之牧術亦從而知之其以牧名園蓋有斯心也歟  
然則其精本草予亦難為無用之遊戲而傍視古之人  
聞解牛而得養生以牧羊而知牧民皆推類悟道也太  
平無事國家閒暇之日托遊戲以養其心亦是一道理  
為仕途之一端監公之藥園則與為公牧牛馬何  
異之有若夫牛馬二物一貴一賤俱為國家之大用馬

則貴者之所乘而軍用之第一具也牛則賤民之所使  
而農家之大寶也農為衣食之本天下一日可無牛乎  
馬之有用于三軍雖似太平閒暇之虛談為在武弁弓  
馬之家則為寤寐不可忘之本事士之汲汲于仕途者  
可不熟計而深思之乎惟主人推類悟道深思草木之  
養法熟計牛馬之牧法其心其術處無事之太平不失  
戰場之武備豈謂閒醫隱士無益之遊戲而可乎而今  
以予論之蟲魚草木之學自爾雅始通經博物儒者之  
道也其道有二一在存心一在善術為能存其心不失



為仁苟能善其術不失為義主人之以牧名園其庶幾  
於道歟

稻菽園墓碑銘并序

四十三年來親友稻菽園述親友諱無奇字有奇水姓  
稻生別字菽園加賀人也稻生之有系譜讀之則尚矣  
中古稻若水先生以本草學著焉其族分而為內山氏  
為池田氏兄曰覺中次曰養中俱為金澤醫員親友實  
為其末弟也京醫雨森氏亦為稻生之分族因其緣故  
幼而入京為雨森氏之嗣好學善書造四十年前予

出嶽始執贄入予社痴嗜予詩心醉予文家富而多藏  
書獨自讀之得詩或文必與予相謀是其常也為人溫  
謹無輕躁之氣其善文如予出嶽集序而不復誇才華  
沈默自娛焉世人唯以其家富故為膏粱之子弟而羨  
之不察有其才德相兼超絕庸儒者予以為社裡翹楚  
社侶亦推盟長凡入社者皆待予以師予皆以朋友而  
待之是予家法也夫朋友居五倫之內而四倫外之一  
倫也四倫為身之大節為內守也一倫為學問之大用  
為外助也學問之道非有朋友之外助則難為其功以



友會友以友輔仁豈不然哉予貧乏書籍四十三年來  
所讀之書率皆親友假予使讀之又拙作字每有一篇  
文成刺梓鐫石必借手於親友錄之二者非有外助而  
何耶然則使予得儒者之樂而有今日之業豈得不賴  
斯人也耶且朋友以義合義一變則離人情有輕重一  
且執贄來見須臾變心棄去不顧者亦有之其能合如  
膠漆之不離者四十二年殆將與古之陳雷並傳不朽  
云親友生寬政己酉春正月廿九日終今茲嘉永庚戌  
秋八月廿九日享年六十二先配兩森氏生長男廷哉

而死繼室生男二曰宣朗姓兩森曰允脩姓稻生各開  
其業又生女四一嫁佐井氏二嫁江良氏三嫁金谷氏  
四嫁榎並氏只是廷哉有廢疾不能理喪事故掛孝為主  
主者其男信也葬東山迎稱寺先塋之地私謚曰行恭  
既而將樹碑碑必有銘銘必為予任予長十二歲從前  
親交之餘每云我死必煩兄銘碑愛其所長在文也親  
友亦云預凶非禮也然至萬萬歲後不敢辭必謹而執  
筆其言在耳而今予七十有三齡忽失托碑之人翻為  
其人作銘以他任為已任則是天之有變使人心反覆



顛倒而莫知所適從嗚呼悲哉銘曰

嗣素封家謙恭自守胸貯丘壑口適詩酒藏書萬卷十  
讀八九寘言不誇可見志厚知己者誰莫如親友名之  
生前德薰棺後四十三年予感其久勒銘之石與友不  
朽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十八終

附錄睡說

加賀 稻無奇 藜園

長夏無事垂簾午睡有客剝啄過門者童子入呼曰客  
來客來予蹶然起指眸攝衣出而見客相對之間睫交  
淚沾面如蛛絲之粘而拂拭弗去客不憚曰子如有不  
豫之色然曰唯唯否否予今方午睡曹騰未醒以客之  
來故遽出而迎予翼為不豫共客曰午睡樂乎曰甚樂  
予性好睡勿論春夏長日雖秋冬短晷必睡勿論蕭閒  
無事雖襍沓執掌必睡至於不得已而後已請為客說  
睡可乎蓋睡有佳境有惡境夫和風吹柳遲日薰花燕



倦鶯慵或鳥啼花落綠窻人靜香篆龍縈茶鐺蚓叫或  
遙空雨過冷雲如水巖桂傳香于疎簾草蟲發音于閒  
階或地爐火溫瓶插梅花紙窻時聽雪聲之款款當是  
時呼枕瞋然一睡皆佳境也若夫隣春響床或隔壁怒  
罵蹄泣或狂風暴雨窓破屋漏或炎熱如林汗透衣帶  
團扇手捲蠅舐蚊螫困頓不知所置或枕簟已安四支  
和暢如蟬蛻之附木鼻息徐徐欲動而有客攪擾如今  
日者皆惡境也值此惡境則雖春夏長日蕭閒無事不  
得睡何況於秋冬短晷與襍沓執掌哉是固不得已而

可已秋冬短晷襍沓執掌值彼佳境則必睡何況於春  
夏長日與蕭閒無事哉夫非睡無夢睡為夢之地而夢  
鼓舞睡之境者也鼓舞無窮於是乎有妙境焉又有神  
境焉記予嘗游石山寺宿山下天明將行雨遂買舟省  
泥塗之勞既而雨止風未動湖面萬頃平坦如敷烟樹  
雲峰出沒送迎于左右乃卧舟中仰望浮沈搖曳漸引  
而入睡倏長風駕吾而去丹崖翠壁當于前瓊樓銀闕  
起于後縹緲虛無殆不可名狀有異人五六輩拉予相  
偕往來雲霞中甚樂第不得與言而已予欲問其地伊



附錄  
吼驚耳醒視身在舟中始知其為夢也又記予與同人  
為湖山之遊入兜松山中觀楊梅瀑瀑高五十丈許峽  
巖壁立水洶洶湧奔激而下真奇觀也遂踰嶺探八洞  
之勝抵鹿脊村日將晡雲氣滃莽勢將大雨村中有寺  
衆爭入而休予亦就僧榻而睡俄頃澎湃之聲盈耳松  
雲雪瀑爽氣逼人身立懸崖上長嘯一聲則風起水激  
飛沫過潏驚而醒林木掀簸而既濡榻乃知夢中認為  
瀑者即風雨之聲而觀瀑之餘興為夢而適與風雨會  
也此二者市井垢溷之蹤絕于外山水靈秀之氣蘊于

內濁者清汚者潔以為夢而鼓舞其境此幾可謂睡中  
之妙境矣嗚呼處市井垢溷之地日出營營爭名與利  
憂得懼失勞神疲形日入猶不知息若斯人不能得睡  
也乃雖得睡必有若魘若譖若汗出之憂焉又安知佳  
境与妙境哉故如忌嗜欲甚者不能得睡也機巧變詐  
深者不能得睡也深險狼戾而好勝者不能得睡也達  
人君子則不然舉世趨之而不趨舉世爭之而不爭平  
心養氣從容委順其卧徐徐其覺于于古黃帝夢游華  
胥天下大治尼山大聖夢見周公南華老人夢為蝴蝶



而悟物化此三者道德蘊于內以為夢而鼓舞其境此  
可謂睡中之神境矣非達人君子孰得能臻斯境趙宗  
之時有希夷先生者以道自高隱于華山大睡三月小  
睡踰月予想其中必有佳境妙境神境但其訣秘而不  
傳先生去後距今數百年其間得此訣者寥寥乎蓋莫  
聞矣予既春夏長日秋冬短晷不拘蕭間無事與襟省  
鞅掌皆必能得睡至其佳境妙境亦粗知之焉如其神  
境者非予所敢望也唯願大睡得三月或四月五月而  
有得其訣者予將航海而從容粲然笑曰善哉請子切

莫向癡人說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書葵猶衛足集後

枳穀老法主以園中所植之向日葵作杖數柄輕於藜  
 杖堅於席杖以瓦涉園之用夫葵莖輕便夙知其可作  
 杖是太為好事也又賜一柄於弊師春樵亦太為韵事  
 也謹惟法主養老於園中每講點茶伎以自適焉蓋  
 貴族難與賤者伍但於茶事不問人之身分假為賓或  
 陪同席結談以適其所適是為貴族之所以下交韻友  
 之道也法主齡踰七十弊師亦然先是丞有徵師賜  
 茶之事也師本雖未熟于伎而喜其多韵致每有徵不



辭進趨爲今茲壬子初冬寒氣方新偶徵師與予賜茶  
之席名容膝亭亭內方丈挂軸插花爐薰金鳴爲其外  
面爲萬頃園池霜枯潭澄鳧鴈鷓鴣之屬多少羣泛焉  
那幽禽之語與笛鳴金之聲迭交其響幽趣閑雅皆無  
不適茶博士之所適也既賜茶了又置酒于前令左右  
勸之即是忘貴賤之不適而適以適也師雖老而量猶  
豪既醉普騰將退之時法主手把葵一柄賜之曰爾  
宜杖此衛爾足也弊師感戴加額仰拜毫光不異所謂  
葵之向日者是亦適其所適也師家林刻九編集令予

誌其所以名衛足也如此 平安 野玄茶 繁山  
第九編稿梓成附梓稻藜園睡說于卷末是先生之不  
渝于故舊也頃日語顯曰亡友藜園在世好睡嘗著睡  
說以示余文太冗暢覺與睡俱長矣既而溘然辭世終  
為長夜大寐之人惟此睡眠斷然難蘇回若夫齣齣之  
遺響縱令經百年而無可復聞之理則永別懷舊之一  
念何以遣之無若刻遺詩而傳之也於是就其兒其孫  
搜索遺稿散佚不可得矣回憶藜園之詩本以氣韻勝  
一句之奇一字之工往往浮出于醉吟夢嚙中故多不



留其稿加之累年伏褥不辨人事其散在左右者或為  
家僮侍婢被袖去亦未可知也即今予集刻成而無可  
附梓者予心能無悄悄乎越數日忽得蠹紙一二於  
弊篋尊然讀之則此睡說也乃梓之以慰夜臺之睡人  
也言畢流涕為題間其言嘆曰嗟呼交情必相合也而  
後相思之氣必相牽其間在世而情合謝世而氣牽何  
知無藕斷絲聯之奇妙耶睡說之稿不在其家而蠹在  
師家蓋冥冥裡之所付託抑假此以換齣齣之遺響者  
歟先生之附梓殆將令睡人起拜乎地原矣乃承命為

之跋

平安

田顛

竹塢

石廬之山穴穗之村一帶橫于湖之西而梅花而櫻花  
玲瓏焉爛熳焉曰穴穗曰石廬咸為古都而穴穗則更  
古也千年悠邈荒廢蕪陋梅花也櫻花也徒為農家牧  
戶之贅物誰肯賞之誰肯詠之以鄉無人文也春樵先  
生世官嶽麓曩時在鄉之曰未有始不賞花而詠及之  
一旦桂冠在京諸賦詠咸占領京城當今之煙月恐無  
復重想到湖鄉曩時之花事也昭與先生同鄉之師弟  
殆如為家裡人穴穗石廬之花亦殆如為家裡物每值



花時憾先生之無歸家賞之耳今茲先生看梅觀櫻兩  
回踰嶺來游葛巾鶴氅手葵杖一枝琴書二僮從焉聞  
其游穴穗道遙梅邊旁有一老人之犁春見先生以為  
好事京客之探梅者輟犁給侍為吹火溫酒而不知先  
生即為鄉之舊貴官惟以不服之異與老顏之不似曩  
時故也先生乃與此俱坐地間暢終不告姓名口占七  
古一篇而別不亦奇事乎在石廬則不然弘預聞期而  
往迎之于嶺下相伴巡游藉草烹茗墜花酌酒又泛棹  
韓碕眺望長等之山懷古二絕於身成矣尋而捨舟

登岸有探古跡劖古瓦之韻事凡兩經覽即取為詩料  
於是五古四篇成矣弘也隨伴代童而錄之咸為既刻  
八編稿中之所未言及也熟惟先生詩律漸進年齒越  
七十望八十少陵所謂晚節漸于待律細者京城雖大  
豈有兩乎頃日以其詩載斯九編刻稿予之作此跋是  
為家裡人而說家裡話也今而后穴穗石廬之名花亦  
庶幾不復墜寂寞之濱矣 湖西景之弘 鹿園



華雅行玉集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faint text.


010190523239



